

走近艺术丛书

ZOUJINYISHUCONGSHU

笔歌墨舞

中国书法艺术源流

任 平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 名家墨迹精彩纷呈
- 名家风格精辟剖析
- 概要晓畅书艺简史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走近艺术丛书

笔歌墨舞

中国书法艺术源流

任平 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笔歌墨舞——中国书法艺术源流/任平著.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 7

(走近艺术丛书)

ISBN 7-5340-1136-1

I. 笔… II. 任… III. 汉字-书法-艺术史-中国
IV. J29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2694 号

笔歌墨舞——中国书法艺术源流

著 者: 任 平

责任编辑: 董春晓

装帧设计: 邵秉坤 平 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制 版: 浙江彩虹电脑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之江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

印 数: 0,001—5,000

书 号: ISBN 7-5340-1136-1/J·986

定 价: 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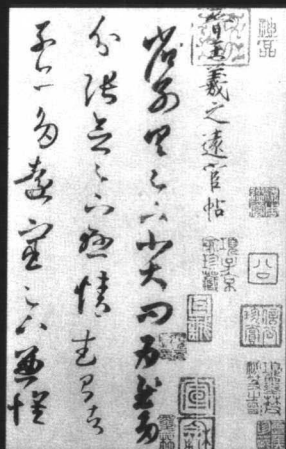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 1 章	独特而玄妙的艺术	1
	——书法概说	
第 2 章	从装饰到写意	11
	——汉字发展给书法的机遇	
第 3 章	文人的艺术沙龙	25
	——魏晋传统的源与流	
第 4 章	严谨恢宏	39
	——唐代书法气象	
第 5 章	意造与天真	63
	——宋代尚意书风	
第 6 章	沉滞、平稳与反叛	75
	——明代书坛的多样性	
第 7 章	金石的点化	97
	——清代碑学略说	
附 录	历代书家、书迹、书论简表	108

第

1

章



独特而玄妙的艺术

——书法概说

艺术世界，五彩缤纷，气象万千。

在远古时代，就有“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记载，人们在劳动之余，歌舞欢腾。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史前洞穴壁画中，那逼真的野牛、跳跃的人形，无一不是表露了原始人猎获后的喜悦心情。艺术成了人类借以抒情言志的形式，艺术成为人类慰藉心灵、用审美的官能与世界沟通的精神家园。

艺术的类别、形式众多，有绘画、音乐、舞蹈、戏剧、雕刻、建筑、文学等，各个民族几乎都在这些艺术门类中创造了自己丰硕的成果。但是，有一种艺术却是中国人所特别喜好，特别擅长，甚至可以说是特具“专利”的，那就是书法艺术。在祖国大地上，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普通百姓居室门上的春联，到帝王宫殿的题匾；从商贾云集的市巷，到荒刹古寺、名山大川，到处都能看见书法的痕迹，都能感受到这一独特艺术散发的魅力与灵光。

书法艺术的独特性，使得各种论著、教科书、工具书对它都难以下一致的定義，有些较权威的艺术史论著作及辞典中甚至没有提到书法。对书法这一神秘而古老的东方艺术，艺术学界对它的认识与研究还是很不够的。

从艺术分类学的立场来看，书法很难与其他某一艺术门类相提并论。固然，中国历来有“书画同源”之说，但绘画基本上是以再现客观物质世界的形状、色彩作为表情手段的，而书法借以表情的，只是构成汉字的线条，而且这种线条又必须在一定的时间流程中完成。因此，即使拿书法跟纯抽象的绘画相比，它也有审美本质上的不同。这种审美本质上的区别，对书法来说，即我们不但欣赏它的线条与线条组合之美，还欣赏这些线条在“一气呵成”的过程中自然流露出的节奏、韵律之美。有人说书法是“凝固的音乐”，这不无道理，但要将它说成和音乐一样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又是不恰当的，因为书法毕竟是一种视觉的艺术，而不是听觉的艺术；是一种造型艺术，尽管它造的是汉字的形。

造汉字之形，运用的又是艺术手法，这就不同于一般的写汉字。无论是“写”的过程，还是“写”的结果，都是一种艺术的状态，亦即具有审美的特点与价值，用最简单明了的话说：书法就是艺术地写汉字。

苏州园林中的匾额楹联

在中国，处处能看见书法的痕迹。书法在中国室内外环境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营造人文氛围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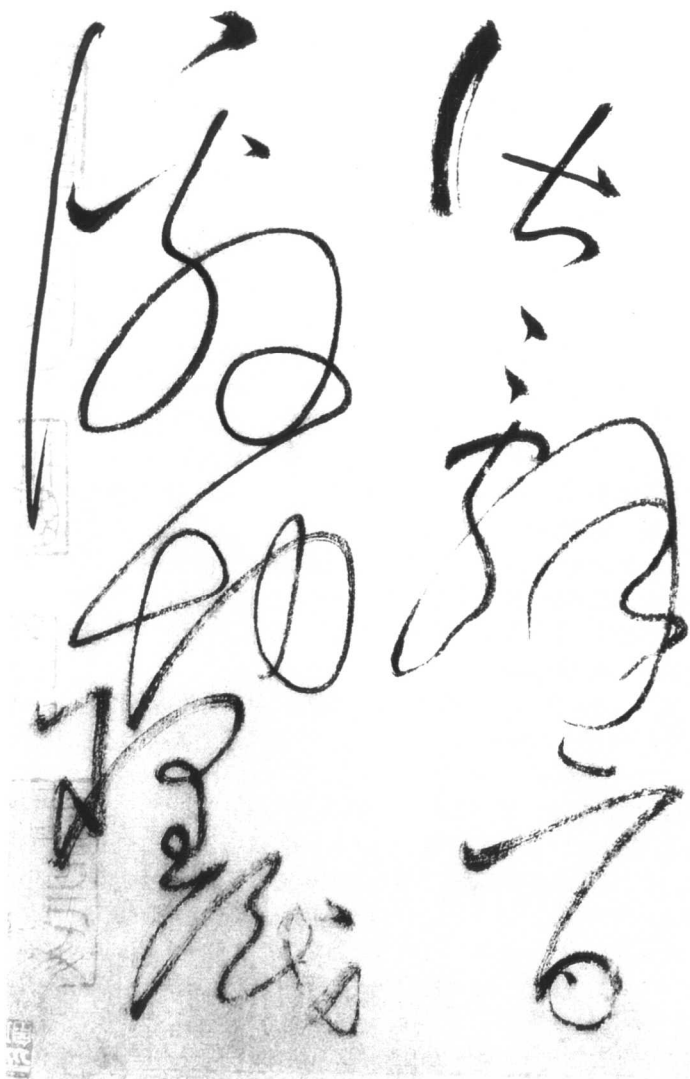


书法将始终与汉字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只要视书法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就不能忽略汉字在书法中的基本地位。今后汉字无论怎样发展，书法也离不开汉字或具有汉字造型含义的空间形式。

在各种文字中，只有汉字才发展成了以它作为造型基础的书法艺术，这的确是发人深思的。我们当然有必要认识一下汉字的独特性。汉字是目前世界上惟一的一种自源文字，即从它起源至今，始终循着自身与汉语的密切关系发展下来，而未受其他文字体系的影响。由于它至今还是一种以表意为主的文字，所以具备了众多跟语言中意义相联系的形体结构。这种形体结构不但包含着一定的历史文化信息，而且是一个个具体而丰富的审美空间。与世界上其他民族语言的文字不同，汉字的形体构造不是只有几十个，而是有几千个，如果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字形都算上，甚至有几万个。这些不同构造的汉字或简或繁，各以错落参差、曲直交叉的线条构成，各有疏密相间、进退有序的布局。这样，当然就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造型的基础、创作的源泉。

汉字线条的运行与书写的顺序，又将书法的创作空间与创作时间联系了起来。如果汉字的线条搭配是无序的，以此为基础产生的造型艺术就跟抽象派绘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这样的创作也大大丧失了书法所特有的“写”意的性质，游离了书法艺术的本质内涵。汉字自“隶变”以后，不但字形全面摆脱了象形因素，进一步符号化，而且笔画的方向、笔顺更趋有序性，也就是书写的时间流程更为明确。书法也就从主要关注空间美而逐渐趋向于写意性，书写的过程成了一种抒情的方式，而书写的结果可以使欣赏者不但感受到空间美，也可以感受到一种与时间流程有关的节奏美和情绪变化。

作为人类创造的艺术品种之一，书法是惟一在一种民族文化中相对封闭地独立孕育发展而成的艺术。这根本的原因当然还是在汉字。由于书法是写汉字，而使得书写其他文字的民族文化难以介入，而其他民族要了解书法、学习书法，也必须掌握汉字。汉字的基本功能是记录汉语，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书法作品也都是由有一定语义的汉字组合而成的。诗、词及各类文章自不必说，即使写几个字，甚至一个字，也都是经过选择的成语、吉语，有其一定的文化内涵。诚然，作为一种视觉艺术，书法只要具有跟汉字有关的空间美与富意味的线条，就有了基本的欣赏价值。然而事实上，人们对已完成的书法作品的审美要求都是综合的、立体的，即不



唐·怀素《自叙帖》

汉字线条的运行与书写的顺序，书法的创作空间与创作时间的联系，这些都可以从这幅作品中明显地感受到。

满足于表层的视觉感受,还会对包括文辞内容在内的深层文化信息作全面的体验。因此,一幅书法作品文辞内容跟书写风格的协调性,不但是欣赏者的价值判断标准,更是创作者必须充分重视的。真正的书法创作,必然受到丰富而悠久的汉字文化的潜在调控。汉字文化中特有的哲理思想,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审美习惯无不参与书法的构成与发展。日本、韩国等地的书法有一定的民族特色,但这些地区都在汉字文化的辐射圈内,其书法艺术是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伴生和发展的。

如果汉字的书写工具一直是同西方人那样用的是硬笔,或者像甲骨文那样使用刀刻,那也绝对形成不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如此丰富多彩的书法艺术,对于汉字的美化或许会在装饰性和色彩及墨的浓淡上寻找出路。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书法,是与绘画、雕刻等迥然不同的一种具有独立性格的艺术。创作主体所要表达的情感心态与审美积淀之内容,全凭一根根的墨线在纸上运行。其轻重疾徐、抑扬顿挫,可以千变万化。而这种具有丰富表现力的线条,惟有中国的毛笔才能够胜任,惟有跟毛笔有关的笔法技巧才能呈现。这种独特的工具和独特的表现技巧,是其他造型艺术所不具备的。书法对于线条的要求是最高的,线条的力度、节奏感、立体感与线条组合的和谐是书法作为艺术的个性化语汇。也正因为如此,“毛笔书写”是一种要求很高、难度很大、需要长期训练的技术。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创作上的成功,通常就体现于线条的丰富性与完美性。

以具体可感的客观事物作为造型依据的艺术,在传达创作主体的精神、情绪方面往往有间接性,而不以具体对象作为造型依据的艺术,往往便于主体精神的弘扬。许多西方抽象派艺术即属后者。书法艺术的抽象性,使其在主体精神、情绪的表现方面有明显的直接性,但它又不是没有造型依据,它依据一套书面语言符号——汉字。汉字作为能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已摆脱了象形性,而成为各种抽象的造型单位。从汉字的符号化、抽象性这两点出发,书法艺术的创作主体能自由地通过书写表现个人精神;而就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及汉字组合能提示一定的“意象”这点来看,主体精神的弘扬又受到一定程度的规范。所谓民族性、地域文化等即为对“纯主体精神”的某种制约。

当然,书法是一种比较强调纯粹审美功能的艺术,人们一般无法将书法的形式与内容作明确的区分。文辞的内容与书法的线条形态、布局创意没有必然的联系。人们固然可以单单欣赏书法的形式美,也可以在欣赏形



宋·米芾《多景楼诗册帖》

线条的力度、节奏感、立体感与线条组合的和谐，是书法作为艺术的个性化语言。这幅行书显示了线条表现上的丰富性与完美性。

式美的同时欣赏文辞之美。但对字形空间的各种比例关系、线条的节奏与运动进行体验与赏析，不能不说是一种“纯书法”的审美。也就是说，撇开文辞内容，书法作品在视觉上的审美有其独立性，我们所感知的是一种“包含了内容”的形式。现代有不少书法家试图摒弃文辞，在作品中有意对汉字结构作增减、重组、切割，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带汉字意味”的线条组合本身的审美价值，但这算不算完整意义上的“书法”，尚有各种争议。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只要还是搞“书法”，而不是其他什么艺术，就不能彻底摒弃汉字。任何一门艺术都允许有一点“边缘性”，允许作一些跨门类的交叉性的尝试，但我们认识一门艺术的本质特征，总是要看它的主流、历史、成因。

我们还应该看到，书法是一种与实用联系十分紧密的艺术。一般人对“书法”通常可能作两个层面的理解。第一个层面，是将书法说成是“书写的方法、法则”，其指向为实用。凡在实际书写中能达到清楚、美观、快捷者即属好的方法。第二个层面，是将书法视为一门艺术，其指向为审美。两个层面之间的界限往往是不能断然划分的。从书法本身的发展来看，历史上并没有众所公认它是一门艺术，传至今日被作为艺术珍品的，在当时大都是从实用目的出发而写成的文字作品。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有功力有素养之人的日常书写之作，也常常被人们视为书法艺术，用以欣赏。因此，实用性与审美性在许多作品中是同时具备的，只是各自比重有所不同。而审美性达到怎样程度才算书法艺术，各人看法不同，各个时代由于观念倾向的不同也会产生差别。但不管怎么说，具有独特个性的“书法艺术”确实存在，将它放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又确实是一朵奇异之花。

书法的奇异、独特和玄妙，在于它用看似简单的艺术语汇，表达出各种复杂的情思；在十分狭隘的生存空间里，创造出无穷无尽的美的形态。古人云：“书，如也。”书如其人，书如其心；“书，心画也。”同一笔画，同一汉字，古今无数人来写，又何曾有完全相同的？只要一落笔，人的性情、素养、功力便流露了出来。所以，唐朝的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就说道：“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韩愈称赞的是张旭的草书，却道出了书法艺术的写意特征。书法虽只“写字”而不画物，但在精神上却又与万事万物息息相通。它追求



唐·颜真卿《东方画赞碑》

楷书工整严谨，既具实用性，又具视觉审美上的独立性

的不仅是物的表层的形，而是精神范畴的韵、意、情以及道。书法艺术是各类艺术中最具有“形而上”性质的，也就是说很“玄”，它的确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中国人对美的形态的把握能力与鉴赏能力。

书法在中国不仅是一种技法、一门艺术，而且是一种文化，它与儒道佛禅有关，又与金石文字、历史、地理、工艺、丹青息息相关。千百年来，种种学问与技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书法之学有关联。打开书法之门，展现在面前的的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万千气象！

第 2 章



从装饰到写意

——汉字发展给书法的机遇

中国书法作为一种抽象的线的艺术,其萌芽时期并非等同于汉字的萌芽时期。

大致说来,中国人在上古时期对线纹的美感,对线纹及八卦之类图式的空间构成的热衷,早已作为一种民族潜意识而对后来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移易的作用。然而汉字产生之后,并没有因为这种对线条美的爱好而直接导致汉字成为一门艺术,汉字毕竟始终是以实用功能为己任的。人们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主要是琢磨怎样使汉字书写得更方便些,所以有不同字体的逐步更替。每种字体在相对定型的阶段,都受到规整化的加工,或因种种需要而作图案化的装饰,这是十分常见的,也是必然的。

只有当汉字发展到全面符号化的程度,且书写已非常普遍、非常便利的情况下,一种抒情式的“写意”状态才会出现,书法艺术的独立才有了可能。这个时代大约在东汉后期。

艺术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大致同步。人从动物中脱离出来,是因为人会制造工具,会用语言交流。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祖先们制作工具容器等,其造型总是从最适合于使用和最能使自己的身体器官感觉适宜出发的,这就是审美意识的萌芽。审美的需要最初与实用的需要是合在一起,难分彼此的。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生动的线纹图案。在实用的器具上加以装饰,这是审美意识进一步发展而有了独立性的表现。

陶器上的线纹,有的是纯粹意义上的绘画,用线或线与块面的结合来表现,如鱼的形象;有的是抽象的几何图形,有水浪纹、米字纹、回纹、方格纹,编织纹等,都以或斜或直、或粗或细的线来构画;还有的是符号,没有明显的装饰性,许多学者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这些符号跟后世甲骨文中的不少字很相似,它们也是由各种线条构成的。

远古器物上的这种种线纹,显示了祖先对线的特殊审美情感,这种审美情感在文字诞生之后,自然也对构成文字的线特别注意,有所偏爱。当然,世界各古老文化在发源期,都有这类线纹图画或图案,但它们大多数没有跟后来的文字产生密切的关系。而汉字产生于图画和楔刻,以象形性很强的字符来表达语言中的词义,至今仍属表意文字体系。这样的文字就与线纹图形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甚至对一个不识汉字的外国人来说,汉字与线纹图形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况且,先民们在创造文字的时候,其取材与方法也与艺术有着不可分



祁连山岩画狩猎图

这幅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的图画，说明了人类审美意识的萌芽，而这类图画大多数与后来文字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